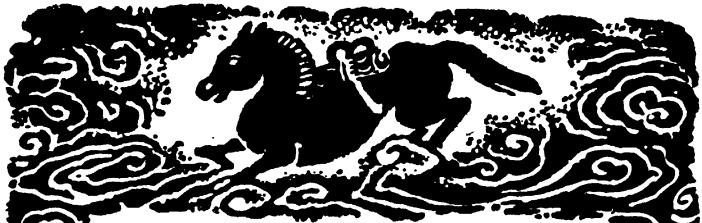
寒夜錄
濟南紀政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寒夜錄

陳宏緒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寒夜錄卷上

明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寓以暢其胷中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卻無限躲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舐毫之爲樂也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可求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穆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強爲

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敍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敍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要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敖子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踊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閃躲于此而點現于彼者堪輿家一言以蔽之曰要乘生氣爲道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爲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全子棲每爲文輒入自課卷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棲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卽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祝融氏之烈烙政子棲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凝點相生無癡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卽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黟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鱷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尙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閒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

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眞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帀。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兎起鶻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霈然莫禦。

戴忠甫嘗與鼈洲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音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洲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揚子雲抱弱翰。齎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倣子雲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于其閒。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譏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

惟劉心夢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欲作二氏文苑志。如比邱曇謨、鳩摩羅什、葛稚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頗有增廣。予意欲更加搜補。另爲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疏逾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爲諸生者。較今懸絕乃爾。夫文選之不能頓造于爛。雖老師宿學難之。爛矣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孟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誤。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仄後入以爲殿。竝無之反之名。又爲長者折枝。折枝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之語。枝卽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籓。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爲之作序。

价臣又云。託孤寄命。言託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內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託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殊屬牽強。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卽狷者。斐然成章通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槩聖門。似非定論。

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閒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周恭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爲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衆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偶與但直生宗皋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于自家怨。則無處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深于易學。所著大業圖。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窒滯矣。無奈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曾以伏羲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衣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

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蓳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秋圃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咄咄驚人。而咏豆芽云。蕪蔞亭後得窖封。金甲銀鉤奪化工。濾盡宿泉冰有骨。種成深盎土無功。秋涵素質瓊絲胞。水泛殘衣黛粒空。野蔌紛紛登俎豆。憑誰爲薦玉玲瓏。如此棘手題。大見工力。蓳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如戲場中戈鋋。若在出色優狐元人謂裝外者爲狐手中。定要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予友清江楊机部、平湖趙退之。俱爲吟壇推重。而尤長于五言近體。机部贈予有柔木誤冰山之句。退之亦云。癡魚侮釣絲。二詩皆有爲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鞏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遣興云。淵明詩頗恨枯槁。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青璃。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于千載

矣.

東坡譎儈耳. 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 子由爲之引. 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 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 蘇翰林多不可古人. 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 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 今已散逸無可考見. 亦未有知其事者. 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 竟遺渭南之序. 益嘆古人著述. 不幸而湮滅. 若此類者. 蓋不可勝數也.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 聞者以爲清閟. 及見. 不甚寬廠. 衡山笑謂人曰. 吾齋館樓閣. 無力營搆. 皆從圖書上起造耳. 大司空劉南垣公. 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 好樓居. 貧不能建. 衡山爲繪層樓圖. 置公像于其上. 名曰神樓. 公欣然拜而納之. 自題神樓詩. 有從此不復下. 得酒歌明聖. 問余何所得. 樓中有眞性之句. 嘗觀吳越巨室. 別館巍樓. 櫛比精好者何限. 卒皆歸于銷滅. 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 幻. 常存其蹟于天壤. 士亦務爲其可傳者而已.

今之仕宦罷歸者. 或陶情于聲伎. 或肆意于山水. 或學仙譚禪. 或求田問舍. 總之. 爲排遣不平. 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爲得也.

只此一天. 韃靼曰騰吉里. 回回曰阿思嫣恩. 女直曰阿卜哈以. 西番曰難百夷曰法. 緬甸曰某. 高昌曰騰克力. 推之重譯不到之處. 億萬國土. 便有億萬稱號. 彼蒼蒼者. 亦豈能別其孰爲名當. 孰爲名不當哉. 語言文字. 何處可容執著.

梁次公嘗著壽天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眞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巳則爲巳之活人不夭于巳也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眼前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總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卻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爲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卽聖人所謂剛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藤一切割斷良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

公談禪學最爲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楊李支大倫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値膚受之愬須心硬聽浸潤之譖須耳硬

吳邑徐元美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作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駁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爲學卒爲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羅景綸評昭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于儲光羲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閒鄭虞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于長慶矣

莫尚書少虛困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捻鼻遂有省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領略鼻穢馨香都不礙此鼻尖頭也

歐陽公云予曾作憎蠅賦傳之于世蠅可憎矣猶不堪蚊子自遠嗾喝來咬人也友人余君士瑮在長安有題壁句云藤棍荊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節公攝南王部竹頭木屑事事留意有縉紳見之曰翰林公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

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節眞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爲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爲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儒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諷誦數徧。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毫。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閒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尚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澹庵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鑑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于山民之寨。寨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爲接鄰。吉之寇大抵悉自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虔接壤。七邑皆虔地。與國羣兇往來之時。而山寨又羣兇嘯聚之衝。無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輸于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于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于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羣兇相捉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爲羣盜。官租公賦。連

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閒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郈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凌空．戈挺轡垒．尙謂國有法乎．

寒夜錄卷中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時實叛將孔廷訓句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數之曰爾不忠于朝廷焉能忠于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鄉濮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僞禮部尚書中玉舞蹈謝恩酋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于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爲草揭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逃其顚末尤詳孫云濮既授僞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僞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僞中軍來姓者號來逵子最爲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逵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云

王遵嚴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暫一日之用夜閒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氣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龍溪數語不特養生至論亦是安禪要訣

崑山顧夢川性嗜飲每客至相與揚搉古今輒樽罍雲瀉或謂夢川曰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于公何如夢川曰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夢川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夢川字禹祥張元長爲之作傳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此以黃鏐代白鑞取其易于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餽遺名刺書經臺幾册者卽黃金幾兩而詭托刻文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今直以金珠爲詩文又一變局矣

崇禎辛巳元日大雪至十四十五日雪勢尤甚城內外合抱之木俱被損折連日陰霧凝結天雨木冰飛鳥絕跡是歲親藩被難者福襄唐三王宰相則薛觀國楊嗣昌一死于法一死于軍前尚書侍郎則呂維祺傅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勝紀矣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冰一稱木介介又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雹大作木介彌望海陵周麟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葩明橫鞭一拂桑條動寶釵墮地聲鏗鏘昨日登車天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雹飛亂霙流淖滿途深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脫轅泥翻輒曉來廓氛天宇清萬象奪目何晶熒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野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冰稼生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囁嚅齊魯生嘗學五傳窺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

憂蕃馬飲泗水盡道明年佛貍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允文敗之于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弒其主亮焚之北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雨冰之變其應不獨在達官矣

唐州多曠土熙甯中詔募民蕆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敗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于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與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汚萊均灌溉身任其勞築環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壞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賑窮乏周疾苦閭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洗夫人甯化晏氏竝有功德于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予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爲表彰逢原名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爲天民者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詫曾傳禁蛇呪試無不驗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反走流汗冠巾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法大率皆淵材蛇呪耳友人楊机部賛畫盧公軍前遇各營來請馬者楊笑曰逸足無幾不能應君反走之需其人赧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快殊人心而戒廠衞起廢逸尤爲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關政于此時當爲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取難煩取厭則開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隙取伺則塞且開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僭號稱王者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爲枉或爲亡如所謂八大枉爭世枉左衽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閒相習如此

紹興唐琦本衞士建炎閒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鄴方與琶八竝馬行琦從後持一大甓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甓中馬不殺被執罵賊不絕口琶八謂曰汝欲何爲死曰我願以布裹灌油燒焚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八追及高宗欲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爲立廟長簷街賜名旌忠明沈周爲作詩云一甓眞如博浪鎚事機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爲齊火願延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馳長簷街上春秋祀李鄴魂應媿此祠琦事顚末載于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裹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以執殳下士而大節屹立乃爾國朝有金川門守卒龔翊者崑山人值靖難兵入大哭遁去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薦爲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轟烈亦庶幾逾于其儕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中也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爲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于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藍守師稷書云某復見鄉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

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仰溷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爲郡試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穎脫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爲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歷法莫如近日疏忒徐元扈相國李性參勳卿屢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推算食三分二十四杪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回回歷推算食五分五十二杪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算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杪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既大甯開平等處不食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元象脗合蓋其說創始于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皆歐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算較回回更密似非諸家之所可及也

金山絕頂有晒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不知其下濛濛者爲何等處也今日搔首此間又是百年一快晒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爲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予未至淳安不知茲山較頭陀洞妙高臺諸勝境果何如然師山自云東遊京口念欲一躡其巔酌中泠泉以適生

平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是鄭君尚未夢見金山面目何得輕置軒輊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卽古之東陵盜跖死于東陵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奸兒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愚按莊子盜跖篇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升庵應慢

秋水宜晴晴則澹蕩然惟鄱湖浩淼其澹蕩之致乃與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澹者愈澹蕩者愈蕩倚窗而睇左右諸山恬漠自如暄萎竝見雖復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惚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予亦欲賦鄱湖秋光非擁楫旬日低徊夷猶正恐筆墨蹊徑未去當無奈此湖何耳

韋莊章江詩欲問旌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作維揚殊誤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亦自楚楚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爲勝耳

徽雨連緜枕簟琴書俱爲溼霧薰蒸大覺肉體爲累忽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草木別有清香生于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元奘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證以岑參蒸沙沸浪之句殊誤然參亦自詠炎方暑國耳不必定指此地

予閱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萎靡不足動人淮陰有龔開者字聖予嘗傳宋瑞事或以爲類司馬

遷。惜無從索覽。又癸辛雜識。載聖予有呼保義宋江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于街巷談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歟。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書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眞有聞于時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存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旣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于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人之徒。孰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文多。茲不備錄。按聖予乃宋末遺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皋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稗海所刻癸辛雜識。此文悉遭刪去。遂使殘珪斷璧。蕩然無存。亦搜奇之一恨也。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于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个。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揚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爲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內篇曰。殆哉圾圾乎天下。則拙。孟子曰。

天下殆哉岌岌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又云。黍司中闥。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竝進。曰僞都。曰蠻夷。恣桀犬之吠。竟不問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爲宿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忍心悖義。乃爾耶。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卻删去老杜。僧贊甯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爲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未可以常理測也。唐之南京在荆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亦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國朝巧合耶。

靖難之變。遜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于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黄公子澄之後爲田氏。卓公敬之後爲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黄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于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于君。而後贊成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于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之類。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諡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況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爲孔子。京山郝仲輿先生既已爲之辨矣。若陽貨欲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兩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既曰可乎。隨曰不可。語意傲肆。正與予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于狎大人者也。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邱也三語。如霹靂火眼眨不及。是心思路絕處。其爲人也云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哆哆和和形容不出。是言語道斷處。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世音是聞文章照面。周海門論舜爲天子章云。孟子發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爲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諸歎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府志載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爲樂。居民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

遷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悉珠爲纓絡掛于角上縷金爲花臺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僞漢有鹿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爲韓詩皆作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沈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經鉏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亦令讀者靡靡忘倦若岳珂之桯史高似孫之緯略朏匰餖飣絕少生動眞所謂詮癡符耳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元貢師泰余闕張翥范梈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似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于首不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傒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略之耳文安尙有太平政要策惜不得見也

吉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名伯中早遂于易諸子百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遼金三史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無聞爲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于褊隘時習之若學温和則于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于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于狠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于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于懈怠時習之當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說乎數語痛棒熱喝鴛鴦繡出且併

金針暗度矣。儒家第一義。乃于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亦禮失而求之于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辯舌。而國朝中吳空谷和尙。亦其流亞。空谷作尙直、尙理二篇。一以闢元。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棋書畫。百工技藝。俱必至于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在死殺法裏。論亦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晦庵所造。裁于二家。則架虛強陷甚矣。又謂晦庵將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于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愼勿漏泄元機。當用宋人爲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轍。孔子曰。於予與改是。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密藏。互相証質。期于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祕惜者。設使眞能屈服晦庵。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亦必有未安。但患于論之未盡耳。若詆晦庵用佛附儒。彼法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橫著私意以礙天海哉。

兩年來讀書作文。都無靜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都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廿七日將爲淮揚之遊。阻風章門六日。咸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問者。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佳想好句。亹亹欲來。憶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假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之飢寒酬應。擾擾窮年。直賴一片水光帆影爲生平休息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趾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于導江縣迎祥寺。予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忠載唐天寶閒。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

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于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歟

周萊峰嘗語王宏宇曰吾于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能豁然于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爲樂于窮通得喪能不嬰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爲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宦之吏課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稾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詡誇耀災及梨棗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歷間沈晴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集剞劂氏已不勝其勞攘矣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率更蓋藝苑之兼材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曰王公不得召我況中丞乎擲刺于其地謁者以報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淋少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屋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酣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言絕句于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亟下堂以賓禮見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起候日出。俄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出。晃漾激射。方圓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爲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爲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嘗有此議。後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線。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茫茫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于鋒鏑。半竄于荊莽。何暇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奕句。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謫仙少陵題詠後。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爲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復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知五濁世人。誰是飽喫安寢者。豈獨此一措大也哉。

林貞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掩卷而坐。猶覺謬謬之在耳。予謂考工記之梓

人。列子之泰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揚子雲客難。俱有蒙莊遺意。但未盡酬適之妙耳。

寒夜錄卷下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隆山牟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豫章戴表元錢塘鄧牧心又謝翱方鳳吳思齊鄭所南林景曦皆有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汚左衽者則翱鳳吳鄭龔林爲無愧耳諸公之外尙有劉須溪唐玨鄧光薦汪水雲温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皋羽輩者爲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內知交能出其篋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跂予望之

孫樵致歎史才之難以爲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尙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但作賦沈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深最不宜于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竝稱韓卽不能追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揚雄數等也樵又謂凡稱爲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己接物多爲羣小之所憎妒憎妒不已而毀謗隨之又不特顯爲毀謗已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僞增揚子雲之書比王莽于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討遂捏詩稾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遵築矮而豪氣自不可掩乃詆其進大士像于中官王振背

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于憎妒之手無疑吁口不已而手繼之胡其不畏鬼責耶

顧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章爲齊人誇張之辭而托于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去葉秉敬以予欲無言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敢于非聖而不疑而端簡謂介甫譏春秋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爲不可曉何其不明于目睫之旨也

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買小駒飽食之訖跨之著粗布襴衫入市朝觀盤伶傀儡即足矣後果如其言宋楊誠齋自祕書監退老南溪之上敝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吟咏于江風山月間醉則以天地爲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輒以病罷去里居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無禮處卑者遜而可笑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溥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宥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陷于諂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槩不稱晚又不知起于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須謁許旌陽廟某躊躇數番令寫一鄉侍生名刺于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人也須寫一晚生某忽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王是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之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尚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況于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

祖制。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俱添設。故官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勦賊楚豫。軍中失去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于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于睢陽。惜其料敵未盡耳。

榮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適。故酒以不勸爲歡。棋以不爭爲勝。會以不約爲眞。客以不迎送爲坦夷。若一牽文泥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予署長興二月。閒詣顧渚山致祭。後數日。採茶童子以黃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予朝服鼓吹迎之郭外。蓋此茶採以薦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盛。非如他貢物比。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元亦倣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

不祭泉似當補此缺典。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之外。祕演、惟儼、參寥、善權、皆其甚著者。參寥有集十二卷。曹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再遊鶴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峰勢連環。萬疊不可窮。香爐獨秀拔。佳氣嘗葱葱。長風捲遊霧。曉壁開曈曨。招提出其下。樓觀掛青紅。回眸盼五老。刻削金芙蓉。宜乎謫仙子。愛此巢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違。竭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奇。禪餘得支徑。別塢行逶迤。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鞵襯兩足。策策欣相追。秋田罷刈穫。雲水明空陂。雙雙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顧忘驚飛。鮮飆忽騰馥。品桂飄蕨薇。峰端臥落日。眷此忘還期。又。山深雲物清。挹玩洗浮慮。昨日行澗南。飄然卽芒屨。風潭耿危約。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歲華暮。幽人渺江海。樂事期誰預。山月獨多情。娟娟遲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烱烱白如縞。百舌語空林。關關催欲曉。衆禽亦和鳴。爲我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桃李花。東風捲如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羲。讀此數章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可嬉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笑揚雄未忘我。閉門猶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雪雲低壓暮簷寒。地爐山栱燒初熟。輭語聊爲世外歡。如中流出沒一

舟虛緩楫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達人一半寄樵漁如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霧桃花兩岸新欲覓劉郎家住處但聞鷄犬不逢人如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溼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如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雲淺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蟬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如竹裏鳴鴉曉欲飛遼襄疏箔望朝暉莫嫌山色經秋瘦我亦秋來解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月鳴潁水先生如尚在呼兒應問此何聲瀟灑高曠絕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畫已耶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堅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爲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語柳謂全寫注疏正爲此耳然朴魯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觀後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寫注疏之人遠矣

嘉禾李君實云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硤硤諸葉茶中無殊榮藩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州府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峩眉山會稽亦有峩眉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府亦有歷

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于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于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于是詩又一變.原功名元.其記吾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甯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則劉槎翁.皆著名于匡廬彭蠡間.成宏而降.反似遜于前代.無亦舉業之爲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漫猖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亦是確言.每見未曾爲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爲古文輒不解布局措詞之法.雖之乎者也.往往安頓不妥.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憚.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統己巳.書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宏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歷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初二刻食既.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杪.此皆前史之所罕見.惟宏治之占.爲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爲吉祥.

陳恭愍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生姓名.竝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于人.胡靜菴先生世甯.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曰.臣官以察爲名.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

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尙何嫌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爲私竇逾甚。祇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建文帝出亡。削髮爲僧。號雪菴和尙。元雲中李元暉既出家。亦名雪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皋陶大禹謨。

周程大儒著作。擬于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公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淸終未忍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凌霄三峰云。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著崖巓。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崛氣。若咏草句。莫爲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

邵康節先生有芳草短吟。花閒水畔綠如茵。與廢曾經漢與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無那路傍多此物。王孫歸思若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俞紫芝秀老。王荊公客。亦有咏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樓。邵程俞楊于此題中。直似江淮河濟稱四瀆于天壤也。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牌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著碧天邊太陽澆奠

只俺遶女直人無甚廢別呪願則願吾弟兄們早能句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志云秦少遊柳州詞霧溼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儒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佛老之徒能究心吾儒六籍爲之傳注者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大衍元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甯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論語集注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潯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處元時太倉州海甯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爲定四書數君子經藏之外乃能闡揚聖學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閒土寇衝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邨落蓋藏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殼堅類蕎麥春之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民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奇荒死者枕籍廬鳳閒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麥色和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徧地生人面豆眼耳鼻口居然人形飢者採煮翠嗽未有不旋踵斃者或曰此兵刃冤魂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鴆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莽莽淮徐郊白日窴鼯狐糠粃啖已空粉泥亦難糅掠人呼爲羊膊裂甚猛獸所憐脂膏乾未足充糧糗尤來大搶騷風

雨瘦人死盡肥人脯寃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區斛農皇未知岐伯迷飢來豈暇細詳睨採之盈掬延喘息一粒入口橫黃泥吁嗟乎九六之厄良可慨其菽殺人如烏喙何況金戈與鐵錞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眞摯如此君此世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爲濡睫

生平詩稾托之孫孟樸尙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臥病時近體絕句鄭超宗爲之授梓名曰廣陵散

超宗影園分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翡翠重樓瓦色照鴛鴦鄧通鼓櫂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牆金帶橫開淸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其二淺碧深紅處處逢靑黃何意漏秋容鶯身近戶光相照蜨翅驚丸蠟自封影伴穀城憐石瘦愁連古蹟覺沙濃遙知九錫東封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鬬春暉獨洗鉛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偸著聖人衣野花過蝶風深淺斗酒聽鸝色是非爲裏爲裳君莫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沈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晉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于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爲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安人作西山勝略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遇亂盜賊縱橫禪師然長香數百插山前香煙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眞囈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修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殿文鼎中黃金可百餘斤

昆明傳順孫令德陽掘得之將還其家未幾子孫侈費蕩盡錐立不能存蓋旌陽爲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租以其餘瘞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順孫私爲己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紙歲造于吾郡西山董以中貴卽翠巖寺遺址以爲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庫蓋舊以貯楮皮也今改其署于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眞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別記王君名迪宋熙甯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後爲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冤民台司表其政聲于朝方召用卽掛冠隱西山跨鶴徧歷峰巒而去是則鶴嶺之所祀眞君乃王迪也以爲子喬殊誤

洪州藝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愼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裘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澹菴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爲四傑元量尙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菴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一絕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亦冰銷盡許多塵刼事碧雲深處一閒僧同谷延祐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序有詩云珠纓玉轡路岧嶢猶似千秋舞舜韶西去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荆棘徒遺蹟金馬邱墟不可招況此梵王空色相送君極目益蕭

條。中翰在京師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爲題。示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昨夢。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爲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間滄桑如許。況于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剛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卦。自言易者天地之奧。乾坤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談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倣佛。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周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然妙在想。尤在掀翻舊案。

王無功歌咏。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貫休每得句輒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如許情懷。方能亭亭物表。蕭賁作山水圖。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愼不傳。自娛而已。風人都不可少此也。舟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暢意。因憶李白洲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下水連天。三日東風繫客船。忽見一人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浪裏繫孤篷。漫向江頭問令公。五老峰前誰作主。滿江都是打船風。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竟同蔚宗悖逆。眞可哀也。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別纂外紀。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亦錄本進呈。其稟藏家。文

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希湖前輩遊西山住霞源義塾予同歐子憲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掘岡尋熊西雨舊址止于尹躬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予友朱禹卿宗侯登泰山五律雞鳴登日觀雪隱一峰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日齊魯曉星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迴出衆作禹卿有雪堂選詩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甯常盱眙張文昌韋左司分席元白而下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忽近若禹卿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鳳洲卮言已筆出矣今聊記禮記假借字于此拾級聚足（拾音涉）以袂拘而退（拘音句）立視五嶞（嶞音攄）國中以策彗（彗音遂）卹勿（勿音沒）遂竟爲壇位（壇音善）不蚤（蚤音爪）鬀天王登假（假音遐）天子當依（依上聲）相見于郤地（郤音隙）庶人之摯匹（匹音鴈）已上曲禮何居（居音姬）隕乎其至也（隕音憨）夫子之病革矣（革音亟）敗于臺駘（臺音狐）綢練設旐（綢音叨）填池推柩而反之（填音奠池音徹）喪事縱縱（縱音總）吉事折折（折音提）瓦不成味（味音沫）縣棺而封（封音窆）紵衣紵（紵音齊）縠王姬之喪（縠音谷）舍奠于墓左（舍音釋）咏斯猶（猶音搖）設奠椉輁（椉音柳）我喪也斯沾（沾音覘）曹桓公卒于會（桓音宣）襲莒于奪（奪音兌）與其鄰重汪踦往（重音童）九京（京音原）扶服救之（扶服音匍）衣衾而繆絰（衾音吝）已上檀弓一命（命音袞）衰（衰音崔）君紲以爵（紲音黜）已上王制宿離不貸（貸音式）經術（術音遂）鮮羔開冰（鮮音獻）命國難（難音那）母有壞墮（壞音怪）鹿角解（解音駭）母有差貸（貸音忒）二燒薙（薙音替）髀觸（髀音茲）多積聚（積音恣）大尚擊（尚音旁）磔（磔音責）已上月令贈賻承含（承音贈）織剽（剽音轉）告于旬人（告音鞫）已上文王世子矜寡（矜音鰥）殺于地（殺音效）越席活（越音括）君者所明也（明音則）其居人也

曰養音義郊棬音戲已上禮運繁纓音盤大圭不琢音篆犧尊音機夏父弗綦音忌燔柴于奧音隩詔侑武方武音無肆夏音肆已上禮器饗禧音喜旦明之義旦音蜕神臨諸利鑑音雕幾音祈羶薌音鄉音腥肆音別汁獻音沁油辟音弭已上郊特牲唾洟音替燂潘音翻濡魚卵醬濡音而鯫皆有軒音憲浮母音模已上內則元端音冕諸侯荼音舒再命韠衣韠音畢揄狄音遙韎衣音韋鞠純組綬純音緇揚休音煦已上玉藻鷄夷音彝明堂報葬音赴喪服繫之以姓繫音計大傳言語之美音義祭牖音許少儀諜聞音牒蛾子音蟻學記使其寔音至雜記大胥音太姪娣姪音迭綠中綠音角傷荒音幠君葬用輴音船士葬用國車音車已上喪大記相近音趺祭法易直子諒音良慈祭義尹吉音告怨資音咨緇衣雞斯音笄問喪輦門圭竇音豆儒行右禮記假借字蓋漢儒傳寫失其眞者專門之家音猶存古其有重見如拘革封貸壞磔聲越犧幾軒端報數字者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禮記者不復用古音故表出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一在福州城東東山一在永州吳望山當時避暴虐之君而扶攜以往者處處有之不必定指某爲眞蹟某爲僞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晏因之名亦沈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幸得皮存矣須勞翼長之寄辭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加寂寞頃鍾譚多用此體乃效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牘之乎眞足令人噴飯端有古別離二篇當爲本集之冠

吾郡李公璣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爲主嘗言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

說宜竝存之。蓋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聞有出入處。晦翁一一剝去。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篤親親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稽。觀其醉酒飽德而稱願允祚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乎。觀假樂之顯顯令德。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爲說必有所授。況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宜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業。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弒君。其罪通于天矣。前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操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載獫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于輜車以歇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似出意度。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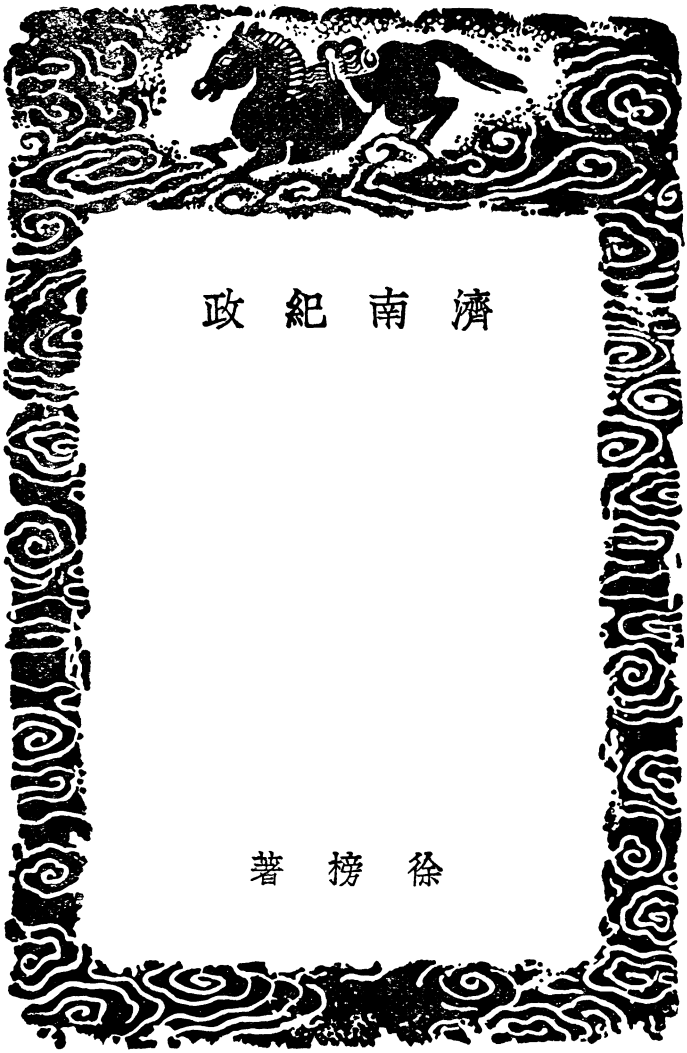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解者不一。嚴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恕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恕也。

太甲王徂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地。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兒篇謂放當作教以篆文相近故譌爾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諸儒或以爲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羑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周洪謨曰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豔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濟南紀政

徐榜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濟南紀政

明　白水徐　榜著

卻酒

章邱有能釀羊膏酒者。飲者評之。居露酒上。稱佳釀也。一日章邱令挈十瓶遺郡長。郡長卻之曰。繁纓小物。孔子惜之。防其漸耳。章邱故未有以此酒遺郡長者。自公作俑。恐繼之者濫觴矣。強受二瓶。薦先子木主。謝不恭。餘盡卻之。闔後州邑不敢以長物獻。

方書

萬歷甲午。東兗大饑。濟南少得歲。當事者軫念救荒之令。無日不下。而指意殊。州邑有司。莫知所適從。余亦有難於左袒者。以手書示之曰。院道之所指授擘畫。猶方書也。至察其寒熱虛實而增減去取之。則在胗視者。倘無病而服藥。則反爲恙矣。有司解其意。政不狥人民獲安堵。

不事苛刻

山東爲神京左輔。聲息易達。宦遊者往往以風力博名高。吏治尚深刻。州邑有司。有數月而左遷。未朞月而罷去者。濟南太守惜之。每註考輒請於當道者曰。核吏貴精。當不貴苛刻。彼入貲與刀筆起家者無論已。夫科貢之士。白首窮經。其研弄之辛勤。猶之吾也。父母妻子思得升斗祿以終身。何異農之望歲。其俯

仰之情猶之吾也。吾官二千石。儼然拖金衣紫矣。且戀戀然不忍去。渠方籍名而遽除名。奈非人情何。當道者筦爾而笑曰。如郡長之言。必縱奸養寇而後可也。若百姓何。太守曰。奸寇何可縱。如果一朝不可居於民上。遑恤一家之哭哉。第今之譎逐者。類多爲罰穀數十石。贖鍰數十金而已。此弊吾輩共犯之。大臣不法。而惟責小臣廉也。豈絜矩之道哉。當道艴然。太守告揖而退。

回生

竟大饑。滕縣有徐生者。攜其家六口。乞食於濟南。至肥城。一子爲殍。而徐生亦大有饑色。一日謁太守於演武場。見其精神恍惚。語言荒亂。固知其爲饑民。不虞其果爲儒生也。票歷城與之錢五十文。除賃歇宿外。曾不能一飡。翼日。復哀告於府。再訊之。始知其爲滕庠生。幷攜有妻若子女也。太守不難於授食。而難於授室。因謀諸左右。聞老媼周寡婦者。有茅屋數楹。議官月給賃銀若干。居之。芻米計口而給。噫嘻。徐生之夫妻子女。浸浸乎有生氣矣。居無何。徐生爲厲氣所侵。大病疫。子女俱染。幸室人無恙。猶可供炊爨。一朝徐生病劇。且死去。見閻君司命者。查其籙。當不死。令鬼差押之。轉行至跑突泉。差曰。覓泉飲即甦。徐生欲飲。司泉者拒之曰。泉神已禁民間毋汲三日矣。不許。頃見白雪樓一紫衣官叱之曰。此滕邑儒生也。胡禁爲亟飲之。守泉者持金盆盛水與飲。見盆底有海日重光四字。大飲數口。神氣頓爽。因問守泉者曰。此樓上何官長。曰。此范君文正公。今之濟南太守元神也。徐生病可。述其事告太守。太守笑曰。有是哉。總歸於夢耳。子入濟以來。太守未嘗一日忘子。故子即死去。未嘗忘太守。若曰范君爲元神。則吾豈敢延之。明

年四川竟大有年。助其行資。遣之歸。後得一第。遂卒。

燭冤

有楊朝付者。嶧縣人。因避荒。攜妻女之淄川居焉。朝夕無度。淄民趙守道爲之計畫。鬻二女爲旅資。守道因取說合錢七錢。朝付啣之。一日挾資往金鄉興販。適有陶友才者。願鬻妻。朝付哄之曰。淄川有年易於糊口。汝妻歸我。我與汝錢供朝夕。友才唯喏。同至治頭店投宿。朝付假稱無錢償店家。四皷拉友才同去某人家討錢。去店五里許。朝付將友才殺死。復至店領其婦。店主不可曰。其夫不在。敢與汝領去。固留。頃之。報五里外殺人矣。往視之。則陶友才也。地方將朝付送官。扳趙守道在內。執訊之。加以重刑。守道服辜。業擬斬刑矣。解府。太守審其婦曰。金鄉來幾日矣。曰。三日許。又訊之曰。同行幾人。曰。楊朝付與吾夫婦二人。又訊之店主曰。晚間投宿者幾人。曰。三人。太守曰。趙守道何以知陶友才到彼。乃謀諸朝付而殺之。此冤獄矣。再審之。朝付以情告曰。棍歐由我。刀殺亦由我。守道係仇扳也。且凶器見藏彼處。押至其地。果得凶器。將守道釋放。未三日而朝付死。太守曰。天道有神哉。朝付先三日死。守道之獄終不能解矣。太守喜而志之。

楊化記

順天喜峰口軍丁楊化。爲討軍裝盤費來萊陽。主於于大郊之家。越數日。化陰約大郊去集場買貨。戴星而行。至中途。楊化酒醉墜驢。大郊移石枕化之頭。令其少睡。醒後同行。當時原無謀殺意。及化睡濃。大郊

以手按化之腹。見有銀包突出。大郊遂起謀意。用驢韁繩勒死。將屍委之海中。棄驢而回。村中之人。因數日不見楊化。共訝之。適有死人漂泊于氏之屋畔。衆人視之。乃楊化也。共相驚駭。謂不識何賊所害。議欲呈告於縣。脫地方之罪。頃而大郊侄婦李氏在磨房對姑言曰。此來者非楊長官耶。言畢即倒地。其姑扶之入臥房。未就枕席即跳躍而起。出門將一老人扯住。厲聲大叫曰。吾楊化也。被于大郊謀死。汝輩不爲我申冤。我不放汝。衆人即同去拿于大郊審問。大郊強辯不認。渠即掌大郊面。拽之去其家。於竈額前取出原銀。大郊無辭。里老押解首縣。縣官謂事出鬼怪。不敢成招。竟解撫臺。時撫臺乃餘姚孫月峰公也。撫臺親審。聞李氏之言。係喜峰口聲音。甚異之。發濟南太守鞫問。太守拘審。見李氏舉動全不顢婦人。其辯如流。言言當其情實。問大郊。大郊俛首輸服。太守不敢遽信。次日再訊之。如故。又次日再訊之。亦如故。太守嘆曰。烏盆報冤。得之雜記中。今果有是事耶。藩臬二司聞之。亦拘之親審。司道五六人各有辯駁。李氏應答不滯。司長夏存吾公戲謂大郊曰。汝曷不力爲辯脫。大郊對曰。李氏言言是實。何敢辯。太守見其情眞事確。取供招。解撫臺。既蒙詳允矣。李氏之夫名于得水。見李氏眞魂不返。其子苦於無乳。一日哭訴於太守曰。李氏彌月作鬼魂。不認夫不認子。萬無生之理。妻死則子必死。妻子俱死。卬亦不欲生矣。求太守救之。太守大笑曰。爲楊化報冤易。爲李氏還魂難。汝固以難事責我耶。濟南城隍最靈應。汝曷不告之。得水泣告曰。城隍木雕者。惟其求城隍孰若求府主。太守不得已曰。汝來朝于府門候之。次日。太守將該府皂快。盡列于傍。刑具無數。喚李氏聽審。上呼揚化。李氏隨應之曰。小的在。太守諭之曰。汝附魂李氏爲報

冤耳。今大郊議抵汝冤洩矣。李氏固有夫有子者。可令久之不返。使夫無妻子無母耶。速去速去。遲則重處爾。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待兒子來卽去。不敢久躭。太守曰。汝兒子來。止收爾骸骨。何用李氏爲。速去之。不去撻汝。命左右行杖。皂快齊聲大喊。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喝守門者扭之轉。令其跪。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拶汝。命左右行拶。皂快又齊聲大喊。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又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又喝守門者扭之轉。令其跪。又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挾爾。再命左右行挾。皂快又齊聲大喊。李氏頃而仆地。于得水見其妻死去。驚惶號哭。太守曰。死去便有生機矣。令得水抱之起。耳邊指其名連聲喚之。不醒。得水釋放而哭。太守又令之抱起。仍耳邊指名連聲呼之。須臾李氏發戰。汗出如雨。太守知其復甦。令書房出熱茶灌之。茶未入口。李氏張其目視夫曰。吾李氏女也。如何在此。泣下。不能動履。令其夫負之出。太守以朱筆書數字。貼其胸膛。戒同行者。再毋道楊化姓名。犯者重責四十。調理數日。李氏精神如舊。得水率其妻叩謝而行。太守慮此獄後去無質對。將其返魂事備詳兩院。繳句云。李氏不復能作楊化語。以後會審免提。

公初釋褐虞部主事。出守濟南。至浙江右布政。此其在濟南時所自紀其政者也。公在濟南凡四年。置社學。建明湖書院。其異政當不止此。意公不欲自炫。或所紀有殘缺。後人掇其餘而刻之也。書中所載楊化事。舊小說中有之。不能舉公名。惟云撫臺孫月峰發太守鞫問。蓋得之月峰之所記。未嘗

見公書．故不詳耳．公去濟南日．囊篋蕭然．謂其子文禮曰．而翁以清白吏貽爾子孫以安．不亦厚乎．然則公之治郡．固有其本．若僅以神異驚之．末矣．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後學趙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寒夜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黃聿祥）

G一七四六上

嚴